

翠袖乾坤

伍淑賢 最近才看完非常好看的法國喜劇《非常4女婿》，講一對法國中產父母有四個女兒，頭三個分別嫁了阿拉伯人、猶太人和中國人，到了「么女」，他們以為總可以找個「正常」的白種法國人女婿，怎知她嫁的竟是個黑人！準外父晴天霹靂之下，還跟非洲來的準黑親家不停鬥氣，鬧出笑話連篇，最後婚禮終於順利完成，大團圓結局。戲裡觸及不少種族歧視的話題，蠻火爆的，不過既然是喜劇，導演帶過就算了。這戲據說在法國以至歐洲的票房都動爆，但美國片商卻不敢買，足見西歐觀眾對種族矛盾的話題，比老美看得開。

巴黎的另一面

現實世界的巴黎，看來並不是《非常4女婿》裡，彩虹般的多色人種和多元文化，可以輕鬆搞笑、和一家的美麗浪漫。可以想像，單是部分極端回教和主流社會之間的衝突，加上年青人找不到出路等政經問題，已經非常棘手，更別說其他少數族裔與白種人在理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具體摩擦和敵意，不過看外電報導，其實歐洲大部分奉行守法的回教徒，對這種種族暴行也是譴責的，而發生這種事的必然後果，是主流社會進一步加深對回教的偏見和敵意，一般善良的沒回教徒反成為直接的受害者，激發新一輪惡性循環，對誰都沒有好處。

眼界大開的展覽

「聖殿」經卷與使者：羅馬時代以色列地區之考古發現展覽，以一塊約於公元前後一世紀期間寫成的希伯來文石碑《加百列啟示碑》為中心，另有《死海古卷》、《以賽亞書卷》的仿製本和一些罕見古物，包括來自聖殿山的雕刻碎片、罕貴的《猶太古史》的拉丁文譯本，以及十九世紀末一位上海藝術家想像創作的耶路撒冷地圖。

前陣子去新加坡，跟一個印裔的當地朋友談天，問她新加坡人如何維持四個種族和平共處，她說只有一條，就是「一同長大，有共同經驗」。她深信 shared experience 很重要：如果文化不同，又沒共同經驗，光推銷和和睦共處的硬道理是沒用的。不知這些香港可否參考。

而今次展出的《以賽亞書卷》是最古老和最完整的《死海古卷》聖經，發現時相對完整。它比原先的《以賽亞書》文稿早了一〇〇〇年，也是最古老希伯來聖經手卷。雖然沒有宗教信仰，參觀這個饒有趣味的展覽，卻令人有眼界大開之感！

翠台聚

黃仲鳴 近日逛書局，買了兩部有關報業的書，一是丁潔的《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二是台灣連玲珍主編的《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華僑日報》一書錯誤甚多，有機會再談。《萬象小報》乃多人合著的書，是「真正的」學術之書，各篇引證資料俱十分豐富，論證嚴謹，值得細看；其中有楊佳嫻寫的《戰後初期對象(1945-47)》，讀之饒有趣味。

五、《海風》第三十六期，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謂張愛玲又撰英文稿，投至美國通俗小說雜誌《紅書》，但為張愛玲否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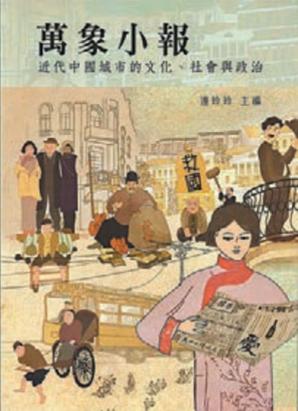
抗日勝利後張愛玲的新聞

楊佳嫻認為，戰後的特殊社會背景，「方型週刊」特別着重於三種性別現象的討論：對原有家庭制度衝擊的「抗戰夫人」、「蒙難夫人」、專門勾搭盟軍的「吉普女郎」，和所謂「文學女漢奸」。專門勾搭盟軍的「吉普女郎」，讀者自然會想到戰時聞名上海的蘇青和張愛玲。果然，在文後的列表中，勾出這兩位才女不少八卦新聞。且看張愛玲這幾段：

一、《東南風》第二期，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胡蘭成秀才造反，張愛玲甘心作妾。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每次外遊，均會刻意安排遊歷當地的博物館、美術館、大劇院、文化中心等文化藝術機構，適逢其會的話，更會購票進內參觀展覽、看一場音樂演奏或芭蕾舞演出。反而在家的時間，卻忽略了，其實在香港也有不錯的文化藝術活動，值得關注。



此書乃多人合著，各篇引證資料豐富，論證嚴謹，值得細看。作者提供

幾度消逝的村莊

故鄉，始終讓我魂牽夢繞，但她卻漸行漸遠。我記憶中充滿童年樂趣和濃郁水鄉特色的故鄉村莊，先後幾度消逝。我的故鄉在長江入海口的南岸，吳淞口西北方向約十五公里處的一個小村子。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記事起，就記得我出生的小村子只有五戶人家，家家都是小平房，其中一戶還是草房，房屋呈東西一字排開，窗戶和門全是木板做的，那時還沒有玻璃門窗；每家的房屋後都有一個小竹園，一條小河環繞着整個村子，小河又與村東的河流相通，河邊長滿了各種大樹，有的樹歪斜到水面上；村子的東面有一條窄窄的小橋，橋面和橋墩用的全是毛竹；南面有一條小河，通往村外；村的東南角有一口井，全村人都用來打水吃。竹園、小河，都是我童年玩耍的樂園，我和小夥伴們一起，常在竹林中、大樹後、小河邊捉迷藏、捉知了、逮小鳥。

起的一個一排排整齊齊新樓房的大村莊；原來的小河都被填平了，村莊的西側開了一條南北方向的大河，運貨的拖輪拖着一節節長的拖船，鳴着汽笛，為寶鋼運礦石、運鋼材。這河又寬又深，河裡已經沒有童年時我常見的小木船，孩童們也不能像我小時候那樣下河摸蚌和捕魚捉蝦了，但河裡依然流淌着家鄉的水；雖然家家都住上了樓房，但樓房比較矮小，也沒有外裝飾，燒飯仍用老式的柴火灶，吃水仍靠木桶從井裡吊，屋後仍有大糞缸，傳統的生活方式和農村風貌並無大的改變。

安置房，過渡期由政府補貼租金，由各家家自找住處，3年後在距老村約8公里處的滬大路西側建造大型高層和小高層住宅區，既安置農民，也吸納市民，為此還將配套建設醫院、學校、超市、商業中心等教衛設施和服務設施，地鐵也將從上海市中心通到小區，建成後將成為上海西北郊一個現代化的新型衛星城鎮。我村裡的農民從此將徹底告別土地，成為地地道道的城裡人。我為故鄉踏着新型城鎮化的腳步不斷前進而感到由衷的高興，也為生我養我的村莊幾度大變、離我漸行漸遠、終於消失而感到惆悵。我雖是一個離開故鄉的小村子到城市居住已經四十多年的古稀老人，但故鄉卻始終是我心中的根。歲月的流連抹不掉我對家鄉的記憶與思念。



昔日水鄉風情十足的吳淞口已變為先進的現代化外貿港口。網上圖片

羨慕呢；雨後，我喜歡到小溪裡捉魚，看着小腳魚噙着水逆流而上，多數被我捉住，也有捉不住的，眼着着逃入河中，多麼又發人深思。秋天，我喜歡用蚯蚓當誘餌，坐在河邊釣蟹子；到傍晚，我踏着皎潔的月光，走在稻田間的小路上，總有蟹子爬出來，成為我的手中獵物；秋天也是菱角成熟的季節，我跟着大人，坐着小木船，在清澈的河水裡穿行，雙手不停地摘菱角。菱角剝掉殼就可以吃，又嫩又甜；成熟的菱角呈褐色，外殼很堅硬，可以儲存很長時間，屆時與紅薯、毛芋頭一起煮着吃。我小時候家裡窮，與村裡的多數小孩一樣，把菱角當做糖果糕點來吃，只有家裡來了客人了，大人可能煮點菱角，既招待客人，也解我的饑。冬天，我和小夥伴們在場地上打雪仗、堆雪人……直到1970年我大學畢業離開故鄉，來到黃河邊津浦鐵路穿過的這座省會城市，故鄉的美好記憶就一直就這樣定格在我的腦海中。

沒想到十年後，我對故鄉的這種記憶被割斷了。1978年，由於寶山鋼鐵廠項目建設的需要，我家的小村子要拆遷安置，家人曾來信讓我回家拆掉老平房建造新樓房，我因為工作忙，第二個孩子剛出生，手頭又沒有錢，就放棄了。待1981年我帶着3歲的女兒回故鄉時，記憶中的故鄉消失了，生我養我的那個小村子連同周邊的幾個小村子全沒了影蹤。小村子被合併了，代之而

一顆紅心

自從面書、網上論壇、聊天應用程序大行其道，網上溝通已成為大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大街小巷、車上、甚至飯桌上，每人手上也拿着電話，不停與世界不同角落的朋友溝通，查閱朋友的狀態更新已成習慣。網絡語言、表情符號已代表千言萬語。網絡語言沒有特別由誰發明，開始時只是為了省時，大家用了覺得頗傳神，其他人也用，漸成為約定俗成。出個題考大家：

嘉華哥哥

王維基將台慶也定在與無綫同一天十一月十九日。可有信心他日台慶會鼎盛過TVB嗎？「在這分秒必爭的電視世界，這才是競爭氣氛，也是一種宣傳，以後是否留得觀眾就要有好的製作了。據調查，去年亞視收視贏了HKTV，那又如何，我最關心的紀念日只有我和太太Jumbo十一月十一日的結婚紀念日。」

思旋天地

一復元始，萬象更新。二〇一五年剛開始半個月，坊間陸續發表了不同的二〇一四年總結報告，其中有一個很有趣報告來自非官方網站，分析了外國互聯網、雜誌、最流行二十五萬印刷及電子媒體綜合的數據，得出二〇一四年最流行字、最流行名字。上年度最流行的居然不是文字而是一個「紅心」符號，這是第一次一個符號成為年度「最流行字」。

淑梅足跡

當年《少年警訊》的林嘉華哥哥原來已入行四十年，結婚也卅年了。雖然在幕前，他演活了不少忠奸角色，但平日相處，他的一臉正氣依然未改。他戲路之廣受到王維基的賞識，數年前特意到多倫多向他取經。

Clean New Year

除夕夜，我並非把所有資料都清理掉了，而是將有用的請上書架。我的辦公桌雖然乾淨了，但「辦公桌現象」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北京的家中，小女的書桌、亂象十分嚴重，檯上不僅堆滿了教科書、中英文辭典、小說、雜誌等等，更有小食品、空飲料瓶、膠帶、眼藥水、餐巾紙等等。

「我一直安在加國做農夫，為培養兒子而努力，給他土壤和天空，悉心澆水灌溉，希望他成為正直的大樹，外面的名利和利和太太都不在乎。怎料王生親自來電，要飛來見面，他快人快語坐言起行，四日後，他到了！」

見多識廣

尹樹廣 二〇一五年新年伊始，Happy New Year! 問候聲不絕於耳，微信、短訊、郵件中的各種祝福紛至沓來。除夕日，新舊交替，我值夜班，忽忽應該「新年新氣象」，馬上清理起辦公桌上堆放的報紙書刊來，一轉眼，Happy New Year變成 Clean New Year，心情大悅。

百家廊 朱文興